

Zhang

Wu

Zhi

长物志

手绘彩图修订版

〔明〕文震亨撰
胡天寿译注
中国古代雅士清
居生活及物志叙
要

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志

ZhangWu Zhi
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丛书

/ 撰

胡天寿 / 译注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长物志/[明]文震亨撰;胡天寿译注.——重庆:
重庆出版社,2017.4
ISBN 978-7-229-11476-3

I. ①长… II. ①文… ②胡… III. ①园林设计—中
国—明代 IV. ①TU986.2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41148号

长物志

ZHANGWU ZHI

[明]文震亨 撰 胡天寿 译注

策划人:刘太亨
责任编辑:吴向阳 谢雨洁
责任校对:何建云
封面设计:日日新



重庆出版集团

出版
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编: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市白合印刷厂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邮购电话: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740mm×1000mm 1/16 印张:20 字数:300千
2008年5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2版 2017年4月第3版第14次印刷
ISBN 978-7-229-11476-3

定价:6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出版说明

最近几年，众多收藏、制艺类图书都以图片为主，少有较为深入的文化阐释，很有按图索骥、立竿见影之势，却明显忽略了“物”应有的本分与灵魂。有严重文化缺失的品鉴已使收藏界变得极为浮躁，赝品盛行，为害不小，这是许多藏家和准藏家共同面对的烦恼。真伪之辨，只寄望于业内仅有的少数品鉴大家很不现实。那么，解决问题的方法何在呢？专家给出的唯一建议，就是深入传统文化，读古籍中的相关经典，并为此开出意见基本一致的必读书目。这个书目中的绝大部分均为文言古籍，没有标点，也无注释，更无白话。考虑到大部分读者可能面临的阅读障碍，我们诚邀相关学者进行了注释和今译，并集为“深入阅读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丛书”予以出版。

关于我们的努力，还有几个方面需要加以说明。

一、关于选本，我们遵从以下两个基本原则：一是必须是众多行内专家一直以来的基础藏书和案头读本；二是所选古籍的内容一定要细致、深入、全面。然后按专家的建议，将相关古籍中的精要梳理后植入，以求在同一部书中集中更多先贤智慧和研习经验，最大限度地厘清一个知识门类的基础与常识，让读者真正开卷有益。而且，力求所选版本皆是善本。

二、关于体例，我们仍沿袭文言、注释、译文的三段式结构。三者同在，是满足各类读者阅读需求的最佳选择。为了注译的准确精雅，在注译后还进行了交叉审读，

以此减少误释和错译。

三、关于插图的处理。一是完全依原著的脉络而行，忠实于内容本身，真正做到图文相应，互为补充，使每一“物”都能植根于相应的历史视点，同时又让文化的过去形态在“物象”中得以直观呈现。古籍本身的插图，更是循文而行，有的虽然做了加工，却仍以强化原图的视觉效果为原则。二是对部分无图可寻，却更需要图示的内容，则在广泛参阅大量古籍的基础上，组织画师绘制。虽然耗时费力，却能辨析分明，令人眼目生辉。

四、对移入的内容，在编排时都与原文作了区别，在目录上也相应起了标题。虽然它牢牢地切合于原文，遵从原文的叙述主线，却仍然可以独立成篇。再加上因图而生的图释文字，便有机地构成了点、线、面三者结合的“立体阅读模式”。“立体阅读”对该丛书所涉内容而言，无疑是妥当之选。

还需要说明的是，不能简单地将该丛书视为“收藏类”读本，但也不能将其视为“非收藏类读本”。因为该丛书，其实比“收藏类”更值得收藏，也更深入，却少了众多收藏类读物的急功近利，少了为收藏而收藏的平庸与肤浅。我们组织编译和出版该丛书的目的，是为了帮助读者重获中国文化固有的“物我观”，是为了让读者重返古代高洁的“清赏”状态。清赏首先要心底“清静”；心底“清静”，人才会独具“慧眼”；而人有了“慧眼”，又何患不能鉴真识伪呢？

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丛书 编辑组
2009年6月

晚明士大夫生活中的造物艺术（代序）

魏晋六朝，中国以山水诗为先导的士大夫文化勃然兴起。魏晋文化为唐代禅学吸收，经北宋苏轼等人力倡导，掀起了文人画的浪潮，从此奠定了士大夫文化的地位。文人对绘画的审美扩大到园林、居室、器用，造物艺术表现出与诗歌、绘画一致的品调，品鉴、收藏蔚然成风。经元而至明清，终于形成包括诗文、绘画、品茗、饮酒、抚琴、对弈、游历、收藏、品鉴在内的庞大而完整的士大夫文化体系。江浙一带，明清时期经济已是极度富裕，文明形态极度成熟，士大夫文化几乎主导了这一地区的所有生活领域。士大夫们出于对自身居住环境艺术化的要求，会去寻访对自己设计意图和审美趣味心领神会的工匠，营造园林居室，定制陈设器用。文人意匠下的造物，不复有宗教的力量和磅礴的气势，而成了精致生活和温文气质的产物。文人把自己对生活文化的体验诉诸笔端，品鉴绘画、园林、居室、器玩的著述迭出。晚明文震亨（1585—1645年）的《长物志》便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部。

中国古代的造物艺术理论，大多是一些零乱的、破碎的杂感，士大夫偶尔兴致，随笔录下，一任历史淘洗。《长物志》宏大而全，简约而丰，间架清楚，浅显晓畅，没有绝深的弦外之音，算是造物艺术中正经八百下功夫写的，所以弥觉珍贵。它是晚明文房清居生活方式的完整总结，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士大夫的审美趣味，堪称晚明士大夫生活的“百科全书”，研究晚明

经济、文化、思想的重要资料。《长物志》，凡“室庐”“花木”“水石”“禽鱼”“书画”“几榻”“器具”“衣饰”“舟车”“位置”“蔬果”“香茗”十二卷，分属工艺美术、建筑、园艺诸学科，囊括衣、食、住、行、用、游、赏，各种生活文化，并综合构成了文人清居生活的物态环境。书初脱稿，便由当时名流李流芳、沈德符等审定，至今版本不下十种。“长物”本出《世说新语》中王恭故事。作者以“长物”名书，一方面透露出身逢乱世、看淡身外余物的心境；一方面也开宗明义告诉读者，书中所论：“寒不可衣，饥不可食”，仅文人清赏而已，不是布帛菽粟般须臾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。“长物”二字，便为此书庞杂的内容作了范围的界定，也为解读此书的入门之钥。

通贯《长物志》全书的，是“自然古雅”“无脂粉气”等审美标准，“古”“雅”“韵”成为全书惊人的高频字。对不古不雅的器物，文震亨几乎一概摒弃，斥之为“恶俗”“最忌”“不入品”“俱入恶道”“断不可用”“俗不可耐”，云云。文震亨最讲求的是格调品味，最讨厌的是凡、冗、俗。室庐要“萧疏雅洁”，“宁古无时，宁朴无巧，宁俭无俗”；琴要“历年既久，漆光退尽”“黝如古木”，“琴轸，犀角、象牙者雅”，因为犀角沉敛温润，象牙色文俱雅，与儒家的道德风范契合；“蚌珠为徽，不贵金玉”，因为局部夺目有碍整体的黯雅；“弦用白色拓丝”，因为朱弦“不如素质有天然之妙”。这些都反映了他不片面追求材料价值，而追求黯雅古朴美感的审美观。文震亨反对人巧外露，提倡掩去人巧。他喜爱“天台藤”“古树根”制作的禅椅，“更须莹滑如玉，不露斧斤者为佳”。他欣赏“刀法圆熟，藏锋不露”的宋代剔红，而对果核雕，则

以为“虽极人工之巧，终是恶道”。斧斤外露所以为文震亨反对，因为“露”便不雅，“工”则易俗。“几榻”卷道：“古人制几榻……必古雅可爱，又坐卧依凭，无不便适……今人制作徒取调绘文饰，以悦俗眼，而古制荡然，令人慨叹实深”。榻“有古断纹者，有元螺钿者，其制自然古雅……近有大理石镶者，有退光朱黑漆、中刻竹树、以粉填者，有新螺钿者，大非雅器”。精工华绚，雕绘满眼，铅华粉黛，新丽浮艳，都是有碍古雅的，都在文震亨排斥之列。

文震亨更讲究居室园林经营位置的诗情画意。如“舟车”卷写小船：“系舟于柳荫曲岸，执竿垂钓，弄风吟月”，景观中，一车一船一草一木不再是孤立的存在，也不再是纯客体的“物”。物物融于造化，物物“皆著我之色彩”，才是中国造园的最高境界。“位置”卷道：“位置之法，繁简不同，寒暑各异，高堂广榭，曲房奥室，各有所宜，即如图书鼎彝之属，亦须安设得所，方如图画。”陈设根据环境的繁简大小和寒暑易节而变化，要在一个“宜”字——与环境谐调，才能得其归所，形成图画般的整体美和错综美。

文震亨醉心经营这样一个古雅天然的物态环境，其实是为他的自我形象的塑造服务的。诚如《长物志》沈春泽序文所言：“夫标榜林壑，品题酒茗，收藏位置图史、杯铛之属，于世为闲事，于身为长物，而品人者，于此观韵焉，才与情焉。”衣、食、住、行、用亦即生活方式的选择，是文化等级的标志——品鉴“长物”，是才情修养的表现。士大夫借品鉴长物品人，构建人格思想，标举人格完善，在物态环境与人格的比照中，美与善互相转化，融为一体，物境成为人格的化身。文震亨以为，一个胸次别于世俗的文人，着衣要“娴

雅”“居城市有儒者之风，入山林有隐逸气象”，不必“染五采，饰文绩”“侈靡斗丽”。出游用舟，要“轩窗阑槛，俨若精舍；室陈厦飨，靡不咸宜。用之祖远饯近，以畅离情；用之登山临水，以宣幽思；用之访雪载月，以写高韵；或芳辰缀赏，或靓女采莲，或子夜清声，或中流歌舞，皆人生适意之一端也。至于济胜之具，篮舆最便”。由此可见一个古代文人，生当大明王朝摇摇欲坠之时，仅为“人生适意之一端”，登山要坐双人抬的竹椅，游湖要乘俨若书房的舟船，陈列燕飨，靡不安适。舟车不再有三代明等级、别礼仪的作用，而用于“畅离情”“宣幽思”“写高韵”，标榜清高，自命风雅。享乐之风，晚明实盛，非文氏如此耳！文震亨要求卧室“精洁雅素，一涉绚丽，便如闺阁中，非幽人眠云梦月所宜矣”。傍山要构一斗室，“内设茶具，教一童子，专主茶役，以供长日清谈，寒宵兀坐，幽人首务，不可少废者。”他羡慕“云林清，高梧古石中，仅一几一榻，令人想见其风致，真令神骨俱冷。故韵士所居，入门便有一种高雅绝俗之趣”，若“堂前养鸡牧豕”“政不如凝尘满案，环睹四壁，犹有一种萧寂气味”。他向往做个“眠云梦月”“长日清谈，寒宵兀坐”的幽人名士，不食人间烟火，鄙薄生产生活。不独他遥想“神骨俱冷”，四百年后的我们想起这样一个尘封之人，也不能不倒抽一口冷气。物境的萧寂起自心底的寒寂。文震亨之心为什么这般寒寂呢？

文震亨，字启美，长洲县（今苏州）人，曾祖文征明（1470—1559年）生当明王朝承平日久、国运未衰之时，弘治帝朱祐樘又雅好绘画，吴门四家文、沈、唐、仇遂脱颖而出，晚明名望日高。祖父文彭（1498—1573年）官国子监博士，父文元发（1529—1605年）官至卫辉同知，兄文震孟（1574—1636年），天启二

年状元，官至礼部尚书、东阁大学士。文氏一门，堪称“簪缨之族”。震亨出身名门，聪颖过人，自幼得以广读博览，诗文书画均能得其家传，《明画录》称其画宗宋元诸家，格韵兼胜。其人“长身玉立，善自标置，所至必窗明几净，扫地焚香”。天启间秋试不利，从此弃科举，或与人丝竹相伴，或游山水间。后以琴、书名达禁中，“交游赠初，倾动一时”。

万历至崇祯，史称晚明。明王朝气数将尽，党争激烈，危机四伏。张居正改革失败后，万历帝朱翊钧益发荒淫逸乐，宁可和太监掷钱游戏，也懒于上朝，一切听凭太监传达。至天启间，熹宗朱由校好雕小楼阁，斧斤不去手，听任阉党魏忠贤把持朝政，杀戮异己，民怨载道。东林党以讲学为名，抨击朝政，横遭拘捕杀害。及至崇祯帝朱由检即位，尽管魏阉“投缢道路”，然而，仍党争不息，朝政日非，终于爆发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，崇祯帝在煤山自杀，福王朱由崧即位。马士英、阮大铖等魏阉余孽不顾国家危难，结党营私，文争于内，武哄于外。清兵入关后，弘光帝偏安江南，犹做《后庭花》梦，以致清兵南下，南明立刻覆亡。

自儒道两学兴起，中国的士子便以出、处、仕、隐作为调节当政者与自我关系的两手。“邦有道，则显；邦无道，则隐。”朝政清明之时，知识分子往往“以天下为己任”“不仕无义”，一心建功立业；而昏君当道、朝纲不振之日，知识分子又往往从政之心泯没。他们读了书，明了理，既不能“兼济天下”，又不甘失落人生价值，只有“独善其身”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揣摩收藏书法名画古玩，在自娱中寻找独立的理想人格，寻找自我实现和自我充实，以超然的态度去过“隔世”的生活。这种隐于朝市的“隔世”，既异于

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，也异于陶潜的归园田居，它是重新出世的蓄养和准备，而非人格理想的彻底丧失。待邦有道，他们重新出山；若国破家亡，他们便不惜以身殉国，或彻底隐匿。这便是几千年中国文化濡养出来的中国的知识分子，文震亨伴晚明而生，伴晚明而死。天启六年（1626年），吏部郎中周顺昌因得罪魏阉被捕，苏州百姓为之聚集鸣冤者数万人；文震亨为首，与杨廷枢、王节等“前谒（巡抚毛）一鹭及巡按御史徐吉，请以民情上闻”，五义士“激于义而死”。毛一鹭上奏：“文震亨、杨廷枢为事变之首，应予惩办。”东阁大学士顾秉谦力主不牵连名人，震亨才得以幸免。翌年，崇祯即位。文震亨兄文震孟以“郡之贤大夫请于当道，即除魏阉废祠之址”以葬五义士。可见文震亨金刚怒目的一面。他之幽居，其实是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的蓄养和准备。崇祯中，文震亨到京做中书舍人；越三年，因黄道周案牵连，下狱丢官。福王在南京登基，召震亨复职。震亨重又燃起入仕愿望，《福王登基实录》中表示，“洗涤肺肠以事新主，扫除门户以修职业”，报国之心，跃然纸上。终因阮党不能见容，辞官隐退。顺治二年（1645年）清兵攻陷南京，六月攻占苏州，震亨投河自杀，为家人救起，又绝食六日，呕血而亡。乾隆中被赐谥“节愍”。文震亨后，又叶绍袁（1589—1648年），明亡削发为僧，抑郁而死；张岱（1597—1679年），于《陶庵梦忆》前自序云：“国破家亡，无所归止，披发入山，骇之为野人，故旧见之，如毒药猛兽，愕窒不敢与接。作自晚诗，每欲引决，因石匱书未成，尚视息人世”；金圣叹（1608—1661年）因狂狷得祸，惨遭腰斩；方以智（1611—1671年），明亡后削发为僧，誓不降服；朱耷（1626—1705年），明亡后

削发为僧，画白眼鸟，书“哭之笑之”“生不拜君”，抒发亡国之痛……可见晚明知识分子心境、气节之一斑。

《长物志》审美思想的形成，除晚明政治形势使然外，晚明文艺思潮的影响更为直接。明初，便有宋濂、方孝孺力主复古。宋濂道：“所谓古者何？古之书也，古之道也，古之心也……日诵之，日履之，与之俱比，无间古今也。”前后七子更文必秦汉，诗必盛唐，不脱摹拟。终明一代，文艺思潮以复古为主流。在复古文艺思潮的左右下，书画器玩均尚仿古，甚至明玉造假作汉玉，时画造假作宋画出售。别有公安派袁宏道（1568—1610年）弟兄、竟陵派钟惺（1574—1624年）等人，提倡独抒性灵，不拘格套，被斥之为“外道”。就文艺思想言，文震亨可谓复古运动的中坚分子。与早文震亨三十年、创作实践一味仿古的董其昌（1555—1636年）相比，董其昌不赞成“无一笔不肖古人者”，他在强调“平淡”“天真烂漫”的同时，也激赏仇英不避精工、雅而有士气的作品，不似文震亨满纸萧寂。与晚文震亨一辈的李渔（1611—1680年）相比，李渔上承汤显祖的浪漫美学和公安派的创造精神，“所言万事，无一事不新；所著万言，无一言稍故者”，与正统观念相悖。震亨其心也古，其物力求古人神韵；笠翁（李渔字）刻意求新，不落前人窠臼。震亨涵养君子，不屑与近俗为伍；笠翁性情中人，每多浅率狂妄；震亨其人其情藏在纸背，笠翁沾沾自喜情状跃然纸上；震亨平淡失天真，笠翁天真不平淡。震亨不独立主物境平淡，他的文风是淡淡的，感情也是淡淡的，他是把身外的一切都看得很淡了。这些也许是国祚未衰和王朝末世两个不同时代以及各人不同的出身、经历、禀赋等主客观条件造成的结果吧。

张燕 于东南大学

原序

【原文】夫标榜林壑，品题酒茗，收藏位置图史、杯铛^[1]之属，于世为闲事，于身为长物^[2]，而品人者，于此观韵焉，才与情焉，何也？挹^[3]古今清华美妙之气于耳、目之前，供我呼吸，罗天地琐杂碎细之物于几席之上，听我指挥，挟日用寒不可衣、饥不可食之器，尊逾^[4]拱璧，享轻千金，以寄我之慷慨不平，非有真韵、真才与真情以胜之，其调弗同也。近来富贵家儿与一二庸奴、钝汉，沾沾^[5]以好事自命，每经赏鉴，出口便俗，入手便粗，纵极其摩娑护持之情状，其污辱弥甚，遂使真韵、真才、真情之士，相戒不谈风雅。嘻！亦过矣！司马相如携卓文君，卖车骑，买酒舍，文君当垆涤器，映带犍鼻裤^[6]边；陶渊明方宅十余亩，草屋八九间，丛菊孤松，有酒便饮，境地两截，要归一致；右丞茶铛^[7]药臼^[8]，经案绳床^[9]；香山^[10]名姬骏马，攫石洞庭，结堂庐阜；长公^[11]声伎^[12]酣适于西湖，烟舫翩跹乎赤壁，禅人^[13]酒伴，休息夫雪堂，丰俭不同，总不碍道，其韵致才情，政自不可掩耳！

予向持此论告人，独余友启美氏绝颌^[14]之。春来将出其所纂《长物志》十二卷，公之艺林，且属余序。予观启美是编，室庐有制，贵其爽而倩、古而洁也；花木、水石、禽鱼有经，贵其秀而远、宜而趣也；书画有目，贵其奇而逸、隽而永也；几榻有度，器具有式，位置有定，贵其精而便、简而裁、巧而自然也；衣饰有王、谢^[15]之风，舟车有武陵蜀道之想，蔬果有仙家瓜枣之味，香茗有荀令、玉川^[16]之癖，贵其幽而闇、淡而可思也。法律指归，大都游戏点缀中一往删繁去奢之意

存焉。岂唯庸奴、钝汉不能窥其崖略，即世有真韵致、真才情之士，角异^{〔17〕}猎奇，自不得不降心以奉启美为金汤^{〔18〕}，诚宇内一快书，而吾党一快事矣！余因语启美：

“君家先严征仲太史，以醇古风流^{〔19〕}，冠冕吴趋^{〔20〕}者，几满百岁，递传而家声香远。诗中之画，画中之诗，穷吴人巧心妙手，总不出君家谱牒^{〔21〕}，即余日者^{〔22〕}过子^{〔23〕}，盘礴累日，婵娟为堂，玉局为斋，令人不胜描画，则斯编常在子衣履襟带间，弄笔费纸，又无乃多事耶？”启美曰：“不然，吾正惧吴人心手日变，如子所云，小小闲事长物，将来有滥觞^{〔24〕}而不可知者，聊以是编堤防之。”有是哉！删繁去奢之一言，足以序是编也。予遂述前语相谗^{〔25〕}，令世睹是编，不徒占启美之韵之才之情，可以知其用意深矣。

沈春泽 谨序

【注释】〔1〕杯铛：杯，酒器；铛，温器。

〔2〕长物：多余的东西，除了一身之外，再也没有其他多余的东西。典出《世说新语》：“丈人不悉恭，恭作人无长物。”原意指生活简朴，常形容生活贫穷。

〔3〕挹：汲取。

〔4〕尊逾：与尊踰同，尊重超过，极为尊重。

〔5〕沾沾：满足的样子。

〔6〕犊鼻褌（kūn）：形如犊鼻的围裙。

〔7〕茶铛：煮茶器。

〔8〕药臼：捣药的石臼。臼，舂米或捣物用的器具。

〔9〕经案绳床：意指读经书谈玄学。经案，摊经之案；绳床，即胡床。

〔10〕香山：指唐代诗人白居易，因晚年居于香山寺中，号“香山居士”。

〔11〕长公：指宋代苏东坡，因为是苏洵的长子，故人称“苏长公”。

〔12〕声伎：指旧时宫廷或贵族家中的歌姬舞女。在唐、宋旧制中，郡守等要召官妓侍酒。

〔13〕禅人：指苏东坡的好友佛印和尚。

〔14〕绝颌：极以为然，完全赞同。颌，点头的意思。

〔15〕王、谢：六朝时期有王、谢两姓的望族，故以后谈论门第时，多提及王、谢。

〔16〕荀令、玉川：人名。荀令，指荀彧，东汉人，嗜香；玉川，指卢仝，唐代人，号玉川子，善品茶，曾作《茶歌》。

〔17〕角异：争议。

〔18〕金汤：比喻文震亨所著《长物志》的成就之高。“金汤”应为典故，指城墙和护城河，如“固若金汤”。

〔19〕醇古风流：醇古，指醇厚古朴；风流，指举止潇洒、品格清高。

〔20〕冠冕吴趋：吴中人士的表率。

〔21〕谱牒：谱，即牒，系的意思。《广雅》载：“谱，牒也。”“谱牒”一词，出自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：“盖取之谱牒旧闻。”

〔22〕日者：《史记》载：“日者，荆有其地。”此处日者，指往日或前日。

〔23〕过子：拜访你。

〔24〕滥觞：起始、开始。

〔25〕谏：同“审”，规谏、劝告之意。

【译文】 赞赏山林沟壑，品鉴酒茶，收藏地图、书画、典籍、酒具之类，对社会而言是闲暇之事，对自身而言是多余之物，但可以从了解一个人的品味。什么是才能与情致呢？有人擢取古今菁华美妙的精气供自己汲取，收罗天下各种各样的器物任自己把玩，收藏尊崇而不能御寒充饥的器物，胜过贵重的璧玉、珍贵的裘皮，以表现自己不凡的气概，其实他并没有真正的气韵、才气和情致去鉴赏它，因为品味格调不及。近来几个富家子弟及俗人愚汉轻狂地自诩为赏玩行家，鉴赏器物时，语言俗气，动作粗鲁，夸张

地摩挲、呵护器物，矫揉造作的样子，其实是对器物的极大玷污，以致真正有品味、才情的文士避而不谈风雅了。唉！这也太过分了！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卖掉车马，买下酒铺，卓文君身着粗衣围裙在柜台卖酒；陶渊明有方圆十余亩宅院，草屋八九间，置身菊花松树之间，有酒便饮，虽然所处境地不同，胸襟旷达却是一致的。王维煮茶捣药，读经书谈玄学；白居易拥名姬养骏马，洞庭采石，庐山造屋；苏轼携歌伎畅游西湖，乘船寻访古赤壁，与好友佛印和尚对饮，居住狭小的雪堂，丰盛和俭省不同，但修养不会损害，风度才情不能掩盖！

我一向宣扬这种观点，只有我的朋友启美完全赞同。来年春天启美将出版他编纂的《长物志》十二卷，亮相艺林，并请我作序。我以为启美这部书，室庐规矩，贵在清爽秀丽、古朴纯净；花木、水石、禽鱼生动，贵在秀美悠远、和谐有趣；书画有章法，贵在奇特飘逸、隽永；靠几与卧榻合规，器具有形，位置合适，贵在精致适用、少而精、精巧自然；衣饰有名门大家风范，车船有武陵蜀道的意境，蔬果有仙境瓜果的风味，香茗有荀令、玉川的癖性，贵在幽远清淡、回味绵长。典章规则的要旨，是将其点缀在游戏之中，将繁琐奢费一一删除。这些不只是俗人愚汉不能了解其中大意，即使世上有真韵致、真才情，喜好求新、猎奇的文士，也不得不佩服启美，视为高不可及，认为此书确实是世间一部好书，此书的出版是文人们的一件幸事！因此我对启美说：“你先祖文征明，淳古风流，引领吴地风尚近百年，声名远扬。所谓诗中之画，画中之诗，穷尽吴人的巧心妙手，都不能超出你们文家的风格流派。我以前拜访你，亲见你家的婵娟堂、玉局斋，美妙清雅，令人无法形容，而你还劳神费力地编纂出书，这不是多余吗？”启美

说：“并不多余，我担心吴人的意趣技艺以后逐渐改变。正如你所说的，这小小的闲暇之事，身外之物，后世可能会不知道它的源流了，特编此书，以作防备。”是啊！删除烦琐，去除奢费这一句话，就足以作为此书的序言。于是我将这些写在文中告诉世人，让人们阅读此书时，不只是感受启美的韵致才情，还能领会他的深远用意。

沈春泽 谨序